

赛珍珠研究小札 及其它

邵体忠



安徽宿州学院赛珍珠研究所

二〇〇八年十月

目 录

对一部融通中西文化的文学巨著的寻踪与探赜

——评邵体忠先生的《赛珍珠研究小札》(代序) 鄢化志 1

第一辑 赛研小札记及有关诗歌

1、赛珍珠在宿州.....	9
2、《大地》三部曲的成书背景	23
3、从比翼到分飞	
——赛珍珠第一位丈夫及二人在宿州的婚姻生活	28
4、赛珍珠旅宿时芳邻和桃李	34
5、赛珍珠《我的几个世界》中文湘译本的失误.....	43
6 赛珍珠对中国家族制度的赞许.....	49
7、熠熠文星照,悠悠故旧情	
——漫话赛珍珠宿城故居紧邻的魁星楼阁	55
8、赛珍珠从和中国友人交往所获的启悟	
——一只菜盘的故事	59
9、赛珍珠与宿州等五题	63
10、赛珍珠与幽默大师林语堂的恩恩怨怨	71
11、赛珍珠眼中的中国社会.....	77
12、海外客随访录(五则)	82
13、读赛珍珠《自传》一书有感	88
14、Why I start to do research on Pearl S.Buck	92
15、赛研所访谈赛珍珠与宿州话题纪要	96
16、赛珍珠杂咏(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关于赛珍珠的 旧体诗)	101

17、望海潮	104
附：消息	105
(1) 接受江苏卫视《江南》栏目组有关赛珍珠的采访	104
(2) 接受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拍摄 《大地传奇》时的采访	104
18、接受《新安晚报》、《安徽商报》、《皖北晨刊》的采访 ——宿州《赛学的发言人》	106

第二辑 漫记家乡(宿州)人事

1、从“参差百态乃幸福之源”到“声一无听，物一无文”	111
2、驰骋徐淮的一支篮球劲旅 ——记抗战前宿州“赫赫篮球队”	115
3、漫话多与宿州有关的几副联语	124
4、百年来宿州气候生态变化	130
5、参研卫星上天，广陵散曲再现 “新州多绚丽，才人倍光鲜” ——建国后新教育培出天文作曲两专家(一门双凤)	141

对一部融通中西文化的文学巨著的 寻踪与探赜

——评邵体忠先生的《赛珍珠研究小札》(代序)

鄢化志

提要:对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大地》及作者赛珍珠的研究近年来已呈现多层面、多方位局面,但对《大地》的成书背景、素材原型、情节本事,以及作者在小说背景所在地的阅历、情感、社交、创作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邵先生以其家族与赛珍珠的特殊关联与交往所掌握的“独家秘闻”,撰写出系列论文资料,汇聚成《赛珍珠研究小札》,从别人无可比拟的独特角度切入,为“赛学”研究,提供了一批无可取代的“外线”史料。

关键词:赛珍珠《大地》独家秘闻 独特角度 无可取代 史料

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华夏民族太多的屈辱和不懈的抗争,也可以看到中外善良人们和有识之士对中国这一载负着几亿苍生的东方大国美好彼岸的探索,以及在“西学东渐”文化背景之下,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种种探索与交融,似乎都可以通过美籍女作家赛珍珠的生平,通过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发现一个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一部最著名而典型的范本。阅读《大地》,我们仿佛置身于满清末造与民国初期的中国北方农村,真切体察到世界上最闭塞最贫困的旧中国,体察到穷乡僻壤的底层芸芸众生,体察到这一群体所特

有的带着蒙昧色彩的赤子之心和充满野性本能的反叛性格。种种世相经过基督教义的博爱情怀和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终于被一位身材高挑、眉目秀丽的西方佳人酝酿成一幅历史画图长卷，熔铸成一部生动具体而又雄浑粗犷的反映中国北方农村、农民真实状态的长篇小说——《大地》。在这位充满悲悯博爱情怀的外国女作家心目中，她所描绘的《Good earth》，是一片丰饶而贫困的神秘大地，是触目蛮荒而充满生命张力的神奇热土。在这一方目前处于沉睡、沉寂的大地上，活动繁衍着善良淳朴、贫困、愚昧然而又蕴藏着极大潜力、充满抗争火种的人群。他们承受着人类最难以忍耐的贫穷、疾病、种种苦难而浑然不觉，然而一旦觉醒，则将发出雄狮的怒吼，使全世界百兽震惶，使天地间风云变色！赛珍珠以文学与艺术家的独特目光，带着西方博爱与东方仁爱精神交融的使命感，选择并向世界介绍了最能体现华夏民族生存真象的不为人知的悲惨世界，以及这个世界里潜在的无可伦比的生命力量，从而给世界以新奇，更给世界以震撼，这也许是赛珍珠的《大地》之所以在颇有争议的舆论中，终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以平和而科学的视角与视野审视诺贝尔文学奖，研究获此殊荣的《大地》，研究备受争议的《大地》作者赛珍珠，在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兴起的热门学术话题。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类研究更呈现出多层面、多方位的全息研究局面。各种以科学态度的研究都有必要，但有一点似乎更为

必要，就是在文本研讨的同时，把视角延伸到《大地》的成书背景，《大地》的素材原型，大地情节的本事，以及作者在小说背景所在地的身份、社会阅历、文化兴趣、个性情感、创作活动等等。按文学专家的学术规范语言，这类“知人论世”的研究，属于文本之余的“外线”研究，而外线研究又恰恰是内线及文本研究的推进器和试金石。文本研究无法破译的困惑，每每由此而涣然冰释；文本研究成果的科学与否，也常常因此而物无遁形，真伪毕现。邵先生这本小册子的研究，就属于外线研究一类。

邵先生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在研究古代文学、古代诗歌理论的同时，逐步留意，终于贯注于乡土文化研究，尤其致力于乡土近代史上乡贤人物传纪的研究。赛珍珠多次表明：其《大地》的素材背景是宿州（南宿州），书中情节与人物大多来自她在宿州五年与下层人交往中的观察与体验。邵体忠先生从这一别人无可比拟的独特角度切入，为赛氏和《大地》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无可取代的“外线”史料，之所以无可比拟，是源于赛珍珠与宿州“姻缘”：赛珍珠和她第一任丈夫布克在宴尔新婚之后，随即比翼双飞至宿州，共同生活近五年时光。布克是农业专家，到宿州这一典型体现旧中国农业经济的宿州乡村从事专业研究，正所谓“得其所哉”；赛珍珠虽然从事的是教育事业，但以另一种“夫唱妇随”的方式，选择了农业科学的前沿阵地农村，和前线主体——农民，做为观察研究对象，并以艺术手法，形象而典型地描绘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旧中国农业社会的真实图景：以朴素有序的细腻笔触和大起大落的磅礴气势，再现了文化积淀极为深厚而又极度贫穷闭塞的宿州，向世界传送出这一北方农村的典型区域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生存状态，从而有意无意地完成了艺术之神与科学之神的完美联姻与唱和。邵先生书中关于赛氏夫妇在宿州生活轨迹的勾勒，正是对这一联姻与唱和的真实过程的可触式披露。

说到邵先生此书的“无可取代”，则是源于邵先生的家族与赛珍珠其人的特殊关联与交往：邵先生祖上是宿州望族。在明代嘉靖版、清代道光、光绪版的《宿州志》中，邵氏家族成员如邵景舜、邵心艮（举人）等人的事迹与诗文，是频繁出现的内容。邵先生之父邵蔚华（1881——1962）为清代秀才，在本地是著名的爱国学者、诗人和教育界耆宿。赛珍珠于1917年5月与其丈夫新婚后定居宿州，至1921年秋天离开，其间近五年时间，曾在宿州基督教会主办的启秀女子学校执教，并于1920年一度主持过学校领导工作。而邵蔚华则一直在启秀女校从教达四十多年，故而与赛珍珠同校共事四年多。邵蔚华旧学精纯，尤工传统诗词。其《咏阿芙蓉（鸦片）》四章，系讥讽沉溺鸦片之毒而不能自拔者，然而全诗以比喻兴寄手法、风流旖旎笔调，寄调侃于写真，寓劝诫于言情，堪称穷形尽象，然而又句句温柔、字字妩媚，真所谓“主文谲谏”，令人忍俊不禁，爱不释手^①。赛珍珠对邵蔚华的学识、才气颇为倾服，常与之交谈，咨询中国文化及

教育问题，邵蔚华则借此了解英美文化，并从中提高英语会话能力。邵蔚华之女邵体康（邵体忠之姊）、外甥女冯秀媛，均为赛珍珠之亲授女弟子。冯秀媛在赛珍珠离开宿州启秀女校之后的五年，即 1926 年，还担任了启秀女校校长。从某种角度上，可说是间接地成了赛珍珠的接班人。邵体忠先生虽然未见过赛珍珠，但其父邵蔚华 1962 年去世时，邵体忠已届不惑之年，也已成为宿州一方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故而多听闻其父、其胞姐、表姐谈及赛珍珠在宿州的往事，以及《大地》的创作背景、情节本事、人物原型。故而邵体忠在本书中所记述的赛珍珠夫妇在宿州的雪泥鸿爪，赛珍珠在宿州的芳邻、桃李，以及书中言及的与《大地》相关的宿州景物、人物、民俗、轶事等内容，均为作者亲炙于其父和其二位女兄，洵为研究赛珍珠、研究《大地》的诸多资料中，无法取代，不可或缺的“独家秘史”。

邵体忠先生克绍其父学术、文采之箕裘，同样学植深厚、才华灵犀，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古典诗词，有其独到的见解与建树。晚岁欣逢改革开放时代，以此耄耋之年，凭籍其丰富阅历和深厚学养，致力于赛珍珠与《大地》研究，其视野、其见地，也当和他提供的关于赛氏与《大地》的史料一样，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诸如关于《大地》的成书背景，关于赛珍珠对中国家族制度的态度、赛珍珠与林语堂的恩怨、与江亢虎的论战，乃至鲁迅对赛珍珠的评析，鲁迅与赛氏笔下农民形象的异同、《大地》某些中文译本的得失……诸问题，在

先生书中的不长篇幅内，均言之凿凿，令人信服。书中关于赛珍珠其人及相关研究心得的诗词作品，也可见出邵体忠先生家学渊源及先生本人才学性情之一斑。

邵先生现为宿州学院《赛珍珠研究所》首席顾问，近年关于赛珍珠研究的成果，已受到国内外“赛学”机构和专家的高度关注，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日本的学者，屡次或亲至宿州，或书信往来，与邵先生交流并咨询，讨教相关问题。在国内，从中央电视台到多家省市级电视台，从国家级刊物到多家省市报刊，均以邵先生为采访主体，编辑或拍摄过赛珍珠的专题节目。先生关于赛珍珠及《大地》的研究论文、文章，曾在《人物传记》《江淮文史》杂志各高校学报以及广西、江苏出版的《赛珍珠研究论文集》上发表。另有多篇则首发于宿州学院赛珍珠研究所的所刊《赛珍珠研究》上。《大地》是赛珍珠诸多小说作品中的一部以宿州为背景素材的扛鼎之作，明年是《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 70 周年，镇江、庐山、南京等地均拟举办一定规模的纪念活动。宿州市和宿州学院也制定了纪念活动的相关规划。邵先生对纪念规划深表欣慰，并为此不顾年迈体衰，将历年赛研旧文及近期新著予以系统梳理，裒集成册，以期流布学林，流惠赛研事业。先生此举，于学术、于中外文化交流，于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于构建和谐社会，均不无襄助之功！先生今已八十有七，明年将至米寿之庆，然行止从容悠然，思维清晰敏捷，兴趣广泛随和，且诲人不倦，笔耕不辍，八十寿辰以来，

几乎每年都有文集刊印流布，真盛世仁者长寿之征！

笔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分配到宿州师专（宿州学院前身），就有幸随先生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并于授课之暇，陪侍先生，领享学文学诗之乐。拙著涂鸦之文，戈戈之著，均有幸于付梓之前，先获先生郢斧，二十余年从未间断，至今仍时时叨陪倾谈，恭承教诲。先生赛研文章汇集成册，嘱予作序。予虽知浅陋而不敢辞，遂以弟子事先生之道，勉力为之。并以此谨祝先生健康长寿，好将天地钟灵毓秀之才学识见，更多更好地流惠学林，泽被后昆！

注：①邵先生于诗词涵养既深，才力亦赡，其发表于《中华诗词》、《安徽吟坛》、《诗苑词林》诸咏，与本书所录吟咏赛研诸篇，可谓异曲同工，深得温柔敦厚、义兼比兴等风人之旨。然先生自云：其于诗词，远逊乃翁邵蔚华。余初闻先生斯言，以为是恪守礼义纲常之言，及得览邵蔚华先生《咏阿芙蓉（鸦片）》七律四章，不觉倾服，以为先生实言也由衷。今姑附录，以公同好；其于方今之禁毒宣传，或亦不无小补？

二〇〇七年十月

附：《咏阿芙蓉(鸦片)》四章 邵蔚华

(一)从来名士爱倾城，记得芙蓉是小名。

月老何曾牵弱线，风流无奈太痴情。

花晨月夕虚前席，酒绿灯红忆旧盟，

似有前缘抛未得，腰围日日为卿轻。

(二)本是多愁多病身，得君青眼便精神。

自惭吐属非才子，谬许疏狂伴锦茵。

惜别怕闻分手语，慰情差胜比肩人。

嘘寒问暖如胶漆，一度温存一度亲。

(三)忆曾相识使钟情，意蕊情苗暗暗生。

与我周旋宁负我，为卿憔悴却怜卿。

终年厮守心无厌，片刻分离泪已倾。

滋味个中谁领略？过来人是最分明。

(四)荷蒙努力劝加餐，瘦损腰肢绣带宽。

赠我相思红豆子，怜卿气味素馨兰。

贴怀偎颊缠绵久，决髓沦肌摆脱难。

作蚕春茧缘底事，几人迷梦醒邯郸。

第一辑 赛研小札记及有关诗歌

赛珍珠在宿州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 Buck)(1892—1973),以我国农民为题材,撰写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三部曲,1938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出生不久,即随传教士的父母来华,除了较长期生活在江苏镇江外,曾伴随她丈夫约翰·布克(John · Buck)在皖北宿州居住将近五年的时间。她在宿州的事迹,因年代久远,知情者大都已不在人间。笔者的先父邵蔚华(1881——1962年,晚清秀才),曾在宿州基督教会办立的启秀女校,从教四十多年,他和赛女士曾同校共事数载,对她的旅宿情况,颇有了解。现仅就我所闻知者,概述如下:

海燕双栖 睦邻救女 启秀执教

早在清末民初,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简称“差会”),即派人来宿州。在城内购地建立福音堂。先后在东门大街关帝庙内,建立含美小学(1906),只收男性;在大河南街建立启秀女子小学。另在城外东南郊建立“农业科学试验部”,简称“农事部”。1916年又在南关开办“民爱医院”。赛珍珠的丈夫美籍农艺家约翰·布克,就是农事部最早的一位负责人。1917年5月,赛珍珠与布克结婚,婚后定居宿州。宿州城内,南小隅口稍东,大河南街路北,一所灰砖青瓦的四间中式平房,就是这对海燕双栖之所。该处原

为王氏公祠，也开过当典，有一较大的院落。西边几间房屋临靠南门大街，是宿州基督教的布道所。院内住的人家，大多是教会的工作人员。从赛女士住地东行不远，就是福音堂，教会办的启秀女校也在同一条街——大河南街的西头。赛女士由家去学校步行不用十分钟即可到达。大家都称呼她为“布师母”。“师母”一词，是当时知识界、教会人士对已婚妇女的尊称。那时，她还是一位双十年华稍过的少妇，颀长、苗条的身材，一张椭圆形的脸上，鼻梁高高，两道弯弯的浓眉下，一双碧色的大眼睛，不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人们眼中，她同样具有东方的女性美。

她丈夫布克，平日总是骑着一辆脚踏车去城外的“农事部”上班。那时，脚踏车在宿城很少见，人们称作“洋驴子”。福音堂内东侧，有一座小小的西式平楼，原是布克婚前的独身寓所。居室面积较狭窄，因此，他俩婚后，在福音堂外稍西另觅居处。

赛女士刚到这座皖北小城，就发现这里既无青山绿水，更无宽广大江，和童年时住惯了的镇江完全不同。这里的自然景色，使他感到陌生、枯燥。可是，当她住了稍长一段时间，对当地人民有了认识和感情后，再看周围的一切就十分顺眼了。她和布克黄昏时漫步街头，留心观察道旁低矮的房屋，各色小店铺和居民们在发着微光的小油灯旁生活的景象。有时，她爱在花月良宵、夜深人静之际，独自一人登上带有雉堞的高高的古城之上，欣赏城内外笼罩在月光

下朦胧夜景。这些异国情调，使她感到新奇。这些感受在她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多年后在她的《自传》里，还津津乐道。

她旅宿期间，交游广泛，贫富不同阶层的妇女，均多有接触。她的西邻有一位张周氏，出身名门望族。她原是宿州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后来又成为基督教徒。性格开朗，提倡女权，反对缠足，热心公益事业，她积极走访亲友，动员女孩去上当时所谓的“洋学堂”。她和赛女士过往甚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在赛女士眼中，她是一位良师益友，生活中一遇困难，就向她请教。赛女士习惯地爱把头倚在张太太那柔软的宽肩膀上，互相谈心。后来，这位张太太自己也曾办一所女子小学，让她的女儿张雅青任校长。

赛女士的另一近邻是吴太太。裹着三寸金莲，人过中年而风韵不减。她丈夫吴纫秋，曾在外地当过两任县长，是当地有名的士绅，家产颇丰。吴太太曾向她娓娓不倦地讲述中国人治家之道，还念一些中国古典诗词给赛女士听。吴虽不识字，但人很聪敏，那是她幼时父亲亲口授给她的。吴太太虽善交友，但旧礼教观念浓厚，且性情乖戾，她曾将一位善良颇得儿子喜爱的儿媳，逼得悬梁自尽。也曾因她出嫁的女儿挨了丈夫的打，而率众向其女婿家，大兴问罪之师。她因凶悍出了名，致使已经缔结婚约黄姓的小儿媳，十分畏惧而中途退婚。赛女士在她暮年的《自传》里，还曾提及张、吴这两位女友。